

国外语言学译丛  
经典教材



COGNITIVE GRAMMAR:  
·  
A  
·  
BASIC INTRODUCTION

# 认知语法导论

上卷

[美] 罗纳德·W. 兰艾克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国外语言学译丛  
经典教材



COGNITIVE GRAMMAR:  
·  
A  
·  
BASIC INTRODUCTION

# 认知语法导论

上卷

[美] 罗纳德·W. 兰艾克 著

黄蓓 译

刘辰诞 审校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认知语法导论. 上卷/(美)兰艾克著;黄蓓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6

(国外语言学译丛·经典教材)

ISBN 978-7-100-12235-1

I. ①认… II. ①兰… ②黄… III. ①认知科学—  
语法学—研究 IV. ①H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0287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认知语法导论

上卷

[美] 罗纳德·W. 兰艾克 著

黄蓓 译

刘辰诞 审校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2235-1

---

2016年8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4 1/4

定价:40.00元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onald W. Langacker

**Cognitive Grammar: A Basic Introduction**

Copyright © 2008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本书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8 年英文版译出

## 国外语言学译丛编委会

### 主 编：

沈家煊（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 编 委：

包智明（新加坡国立大学）

胡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李 兵（南开大学）

李行德（香港中文大学）

李亚非（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刘丹青（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潘海华（香港城市大学）

陶红印（美国加州大学）

王洪君（北京大学）

吴福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袁毓林（北京大学）

张 敏（香港科技大学）

张洪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朱晓农（香港科技大学）

# 总 序

商务印书馆要出版一个“国外语言学译丛”，把当代主要在西方出版的一些好的语言学论著翻译引介到国内来，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有人问，我国的语言研究有悠久的历史，有自己并不逊色的传统，为什么还要引介西方的著作呢？其实，世界范围内各种学术传统的碰撞、交流和交融是永恒的，大体而言东方语言学和西方语言学有差别这固然是事实，但是东方西方的语言学都是语言学，都属于人类探求语言本质和语言规律的努力，这更是事实。西方的语言学也是在吸收东方语言学家智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比如现在新兴的、在国内也备受关注的“认知语言学”，其中有很多思想和理念就跟东方的学术传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又有人问，一百余年来，我们从西方借鉴理论和方法一直没有停息，往往是西方流行的一种理论还没有很好掌握，还没来得及运用，人家已经换用新的理论、新的方法了，我们老是在赶潮流，老是跟不上，应该怎样来对待这种处境呢？毋庸讳言，近一二百年来西方语言学确实有大量成果代表了人类语言研究的最高水准，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我们需要的是历史发展的眼光、科

学进步的观念,加上宽广平和的心态。一时的落后不等于永久的落后,要超过别人,就要先把人家的(其实也是属于全人类的)好的东西学到手,至少学到一个合格的程度。

还有人问,如何才能在借鉴之后有我们自己的创新呢?借鉴毕竟是手段,创新才是目的。近一二百年来西方语言学的视野的确比我们开阔,他们关心的语言数量和种类比我们多得多,但是也不可否认,他们的理论还多多少少带有一些“印欧语中心”的偏向。这虽然是不可避免,但是我们在借鉴的时候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批判的眼光是不可缺少的。理论总要受事实的检验,我们所熟悉的语言(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在语言类型上有跟印欧语很不一样的特点。总之,学习人家的理论和方法,既要学进去,还要跳得出,这样才会有自己的创新。

希望广大读者能从这套译丛中得到收益。

沈家煊

2012年6月

## 译 者 序

此书虽名曰“导论”，但远非一本简单的入门教材。可以说，它代表了认知语法(Cognitive Grammar, CG)研究历经 30 年积淀而成的一次总结性探讨。其视角之恢弘、立场之明晰、立论之严谨、例证之翔实，较之于业已出版的认知语法专著——兰艾克的《认知语法基础》(两卷本)、《概念、意象、符号》《语法及概念化》以及泰勒的《认知语法》，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本书的学术价值不可低估。除了勾勒出认知语法的总体框架、详述其描写机制之外，本书最具启发之处在于，它明确了认知语法的基本立场(当然比起两卷本也不乏修正之处)，澄清了人们关于认知语法的某些疑惑及诘难，并对认知语法的未来走向做出了远景式观望。因此，本书值得一译。就其实用性而言，比起艰涩的两卷本，其语言更为简洁、明快，例证更为丰富、贴近生活，其中不乏幽默之处。这使得认知语法的阅读近乎成为一种享受。因此，本书得以一译。

翻译《认知语法导论》，绝非一时心血来潮。初次接触认知语法是在 2006 年，当时面对北京大学影印版的厚重的《认知语法基础》(两卷本)，感到一种莫名的好奇心和吸引力。在这种力量的驱使下，我硬着头皮啃完了第一卷。那艰涩文字背后的深



邃思想和新颖视角,令我时而沮丧时而兴奋。后来渐入佳境,竟有种欲罢不能的感觉。就这样我逐渐走入了认知语法的世界,一个无比广阔、令人神往的世界。

随着了解的日渐深入,我发现虽然这个世界很美好,但并不完美,我那双略显挑剔的眼睛在这里不断发现瑕疵,尽管我一直承认瑕不掩瑜。在过去五年对认知语法的研究中,我总体上是持弱式批判的态度,其矛头主要指向“两卷本”。

2008年《认知语法导论》面世时并未引起我的重视,顾“名”思义地以为不过是一般入门性教材而已,以为研读了上述五本专著后无需再精读。两年后,我发现自己的想法大错特错了。如《认知语法导论》开宗明义地指出的那样,出于某种原因,认知语法极易被误解,而许多误解都是建立在对其片面解读之上的。此时恰逢《认知语法批判》(何南林等,2010)一书问世,我似乎从中感到此前一些心照不宣的共识,这更加剧了我立场的摇摆。这种批判情结大都因“两卷本”而起,我想这跟其过于锋芒毕露的姿态、与生成语法剑拔弩张的气势不无关联。但于我而言,读过《认知语法导论》之后,批判的念头不复存在;于其他持异议者而言,我想它同样值得一读,从而可更清醒地明确自己的立场。

作为认知语法的中年版,《认知语法导论》比起青少年时期的“两卷本”,更为圆融丰满、成熟稳重。它融入了辩证法的思想精髓,调和了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的立场,整合了认知与功能的视角,平衡了语言的认知与交互维度,可谓语言研究中一本不可多得的参考书。无论读者对CG的观点是肯是否,抑或不置肯否,相信都能从中汲取有价值的思想。这些正是我迫不及待,欲

将此书介绍给更多对认知语法及语言研究感兴趣的同行的原因。

俗言道：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翻译认知语法的术语更是如此。相信众多读者对 CG 心存畏惧，均因其为数众多的术语而起，其中不乏旧词新解、术语新创甚至新造词。因此，有必要就术语的翻译策略作一番交代。此处每类策略仅列出典型，详细术语翻译请读者参见本书最后的术语表。

1) 借用法。认知语法将 clause 作为语法结构及语法分析的基本单位，这里的 clause 有别于传统上所称的“分句”或“从句”，因分句或从句本身不可独立成句，而 clause 是一个独立的结构单位，但又可嵌入更大的结构内部，充当传统上所谓的分句或从句功能。从这点来看，它与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中的 clause 意蕴更为接近，故沿用了已广为接受的“小句”的译法。但在复杂句中，依然沿用传统的“从句”说法，如 complement clause 与 relative clause 分别译作“补语从句”与“关系从句”。

2) 会意法。CG 中许多独树一帜的观点，当然需借助全新的名称来表达。一个相当重要的名称为 ground，兼有名动用法。做名词时，其语义大致对应于言语事件的即时语境，与马林洛夫斯基的 context of situation(情景语境)意蕴最为接近，但后者着力点在社会层面，前者则在认知层面，因而不宜等同视之。另一方面，它与 setting(场景)及 situation(情景)可谓同中有异，异中见同。经几番斟酌，拟将名词用法译作“场境”。其动词义大致为将事体/事件类型与言语事件挂钩的情况。为反映出与名词义的关联，拟译作“入场”。

3) 双译法。CG 中大量存在着术语转类的用法,为使译文更为地道,故酌情对不同词性采取不同译法。如 *profile* 做名词解时,表示名词概念内容的直接辖域中最显著的部分,为做到准确传意,译作“显面”;做动词解时,表示对直接辖域内的某一部分加以突出,译作“侧显”。同时存在一个动名词 *profiling*,表示具体用法,仍译作“侧显”。对于 *specificity*,与原文更贴切的是“精细度”,但“详略度”的说法比较符合汉语习惯,且已为学界广泛接受,故采用此种译法。但文中还存在一个有标记用法,涉及与“图式度”的对立,酌情译作“具体度”。*specify* 与 *specification* 均可译作“明示”,分别取动词与名词义,但有时为使译文通顺,酌情译作“具体说明”。此外,*prominence* 兼译作“突显度”与“突显(性)”,*symbol*、*symbolic* 与 *symbolize* 分别译作“符号”、“象征的”与“符号化”(为避免汉语动词“象征”的隐喻意蕴),均是为力求做到形义兼顾而采取的折中做法。

4) 简化法。对于 CG 中为数众多的近义术语,译文的策略是一方面尽力反映不同名称在意义上的细微差别,另一方面对于不必要的术语增生采用了酌情合并的策略。前一种情况如 *salience* 与 *prominence*,前者重在概念层面,后者则重在感知层面,故分别译作“显著性”与“突显性”。后一种情况如 *lexical unit*、*lexeme*、*lexical item* 的三重说法,这里的 *lexeme* 也倾向于具体用法(见索引: *Lexeme. See Lexical item*),三者并无实质差异,因而一律译为“词项”。

5) 淡化法。对于有些术语味道过浓的情况,译文在保留原义基础上力求淡化。如 *designate* 原意较接近“标示”,在 CG 中

与 refer“指称”大致同义,但后者带有客观主义的“味道”,因而更多采用前者。译文后从“标示”改译为“指向”,以求通俗明白。另需提及 group 及 grouping 的译法。其意蕴接近数学中的群,原通译作“组类”,后本着通俗化的做法改译为“组合”(两者均是名动兼用),不过这样不利于与 composition 的“组合”译法区分开来。CG 为表现与主流传统的决裂,处处另立术语,但中国语言学素有崇尚传统的思想,因而考虑到目标读者的接受心理,译文采取了力求平衡传统与创新的做法。nominal 译作“名词短语”亦出于此种考虑,文中另有译注。这种做法是否可取,还需由读者定夺。

6) 新创法。对于 CG 中对传统术语借形不借义的做法,为避免误解,最好的策略或许是新造术语。如 CG 在动词中区分了两大次范畴:perfective verb 与 imperfective verb。这两个名称原取自斯拉夫语系中的“完成体”与“未完成体”概念,前者侧重动作的完结,后者则不考虑完结性。但在 CG 中,perfective 与 imperfective 意在表示情状(situation type),分别侧重情景的动态与静态特征,因而有别于动词层面的时体概念,这从 264 页注②(原第五章注 13)可见一斑。为力求准确传义,同时保留形式上的反义特征并囊括其名词用法,在参考关于情状的经典译法的基础上,分别将两者译作“非持续类”与“持续类”,相关说明另见文内译注。当然,关于术语的大部分译法均是权宜之计,对于国内已有的各种译法我们尽量择善而从,但仅此是不够的。各位方家如有上乘译法,还望不吝赐教。此外,对于原著中个别不易理解之处加了译注,以脚注形式注明。

《认知语法导论》的中译本能够面世，当大力感谢原作者兰艾克教授的大力支持和鼓励。在研读认知语法的近五年间，笔者曾有幸数次求教于兰教授，他均及时热情地予以回复，这为准确吃透认知语法的精神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本人提及有意翻译《认知语法导论》时，他欣然应允并表示鼓励，中间曾多次悉心指教，又于百忙之中拨冗作序。因此，译文得以成书，当主要归功于兰教授，为表感谢，谨将译本献给他老人家。感谢我的导师张建理教授对本人翻译工作的大力鼓励和支持。对于如此耗时耗力的工作，没有外部环境的支撑，很难想象如何做到善始善终。作为拙译的第一位读者，他就译稿提出了众多宝贵意见，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同时也听取了几位认知语言学专家的意见，就术语的翻译达成了—一个较为可取的标准。河南大学的刘辰诞教授于百忙之中承担了繁重的审校工作，使译作的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认知语法导论》的中译本得以面世，还当感谢商务印书馆的大力支持。阿什文编辑耐心细致地做了编校润色工作，为中译本的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付梓之际，寥寥数语，谨表谢意。

因全书篇幅过大，也为了读者阅读之便，经原作者同意，本书此次分成上下卷出版（提请读者注意：本书不同于1987年与1991年先后出版的两卷本的《认知语法基础》（*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上卷涵盖前八章，内容基本对应于兰艾克2013年最新出版的《认知语法精要》（*Essentials of Cognitive Grammar*）。欲对认知语法的最新基本思想有一个全面把握，参考上卷足矣。下卷涵盖后六章，是对认知语法基本

思想的应用及拓展。欲从事认知语法框架下的语言分析,并对其发展动向有一个清楚了解,下卷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参考书。这样安排有利于读者根据自己的兴趣及知识水平选择重点阅读。

鉴于译者本人的能力和学养有限,尽管数易其稿,译文还是难免存在疏漏、不足甚至误解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以期今后进一步完善。

黄蓓

于浙江大学启真湖畔

献给谢尔丹、朱利安和特里

To Sherridan, Julian, and Tre

## 中文版序

看到此书译为中文,并得以在中国出版,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在这个古老而令人景仰的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语言研究传统,我期望此书能为中国的当代语言研究贡献绵薄之力。在我多次的中国之行中,总是受到热情洋溢的款待,深有宾至如归之感。看到中国学者对学术研究满怀热情,思想开明,乐于倾听认知语言学的观点(而且通常表示接受),欣赏之情油然而生。

在认知语法的发展历程中,本书占有特殊的地位。它并不代表一个转折点,也不意味着方向上的转变;的确,在认知语法理论绵延不绝的发展中,从不曾有过重大修正。不过,本书确实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一方面,它对原先的框架作出了更清晰的表述,并在表述方法上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另一方面,它披露了在认知语法的未来研究中预期占有中心地位的一些议题,并拉开了探索的帷幕。尽管认知语法早已问世(其基本框架已历经三十余载),但依然处在早期发展阶段。我相信,其前程是不可限量的。

倘若认知语法未来成长中的重要一环,是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发扬光大,我将感到无比欣慰。看到中国学者在认知语言学中的地位急遽提升,这一点是很有可能。我亲眼目睹了



2011年国际认知语言学盛会花落西安,仅此一点就很可能说明问题。

对所有为翻译此书付出辛勤劳动的人,我表示由衷的感谢。尤其要感谢译者长期为译作所投入的精力,这项工作无疑是枯燥乏味而又无比艰辛的。

罗纳德·W.兰艾克

2013年11月8日